



我第一次见到列车少女是在十二年前。那一天，像是在逃避什么般，我匆忙地登上了驶向梦境湖泊的列车。在列车进入隧道，光与暗交错的那瞬间，我看到列车少女站在我的面前。她孤单一人握着高过头顶的把手，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摇摆着。

虽然车厢内只有我们两人，列车少女依旧没有她的座位。对她而言，所有的座位已经被无形的人坐满了，唯独她成为了牺牲品。

我没有坐下，而是依旧站在原地，打量着她。那蓬乱的头发下一双黯淡的眼睛也看向了我，但她立刻又撇开了视线，转而去盯着地面上的灰尘。在对视的刹那，我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冷漠的神情。

“你是在可怜我吗？”在我想要开口的同时，列车少女忽然说道，“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把它送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吧。”

我告诉她，我并未可怜她，只是对她好奇。

“我们并不相识。你对我好奇些什么呢？”列车少女说。

就像是，你这样一个奇怪的女孩，来到这辆列车上的理由。

“我没有目的地，只是喜欢列车，喜欢在列车上摇摆的感觉。”少女轻声说着，但言语在车厢内回荡而充满了空间，“可惜我不能永远待在列车上，因为它总有终点。当然，我将在终点站再度启程，但在站台等待发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会无比失落。”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列车少女回答道：“我没有家，这些列车就是我的家。到了晚上，我会住在站台内，与列车们睡在一起。这样的生活，真的无比充实。”

这就是你的生活吗？持续多久了？

“已经很久了。但，到底有多久了呢？”少女思索着，一会儿又微微笑着说道，“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遗憾呢？每天看着列车上来来往往的乘客们，追寻着他们消失的方向，我感觉我真实地活在这世上。”

第一次遇到她时，与她的交谈时间并不长。当时也只是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匆匆忙忙地下了列车，心里对她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忧郁而梦幻的少女，仿佛不存在于真实当中。可惜我并未对她的存在作深入的思考，就将那样的斑斓色彩抛在身后，踏着灰色的地砖径直跑出了列车站，让我的生活重新驶在匆忙又黑白色的轨道上。

下一次遇到她则是在半年之后。在从扑克街驶向H市大学的列车上，我再次见到了列车少女：她看上去与半年前的那天差不多，头发依旧蓬乱而无打理过的痕迹。但她的视线终于看向了我，而不再躲躲闪闪，眼神里逐渐亮起了光，却又依旧毫无色彩。

“先生……是你吗？”她空着的那只手向我挥了挥。

仅仅是半年前的一面之缘，她仍然记得我，这令我很是惊讶。

“因为你是那么久以来为数不多向我搭过话的人。”列车少女的声音与半年前也没有多少区别，“没有人会向列车中央站着的奇怪少女主动搭话吧。”

我在这空无一人的车厢里与你站在一起，也算是奇怪的人了吧。

“并不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会把西装革履的你当作社会的异类。”列车少女回答道，“你应该是一名教师吧？这可是受人敬慕的好职业呢。至于我，”少女指着自已，“无所事事，神秘秘，一天到晚在列车与站台间徘徊的少女，真的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呢。”

她缓缓地扫视了一遍空旷的车厢，说道：“其实根本没有多少人会看见我。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怪异的，不符合现实的存在，与世界相脱轨。就算是那些能够看到我的人，也只是冷漠地旁观而已。能够再次遇见你，并且你还愿意跟我说话，我真的感到很开心。但是，如果还有下一次，我们能够重逢，就请你坐在一边而不要理睬我吧。”

车身大幅度地震动，少女重心不稳而踉跄了一下，但没有多余的反应。

“在担心我吗？我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在H市大学的站台下车时，列车少女跟在了我的身后，但最终还是驻足于台阶边，双手放在胸前，静静地目送我离去。我回头望向她，想要再看一眼她瞳中微弱的光彩，但这时她闭上了双眼，似乎是在表达拒绝。

走出站台，又走入H市大学的校门，我仿佛又看到那个少女，看到了本应该在校园里与朋友们有说有笑并肩而行的她，但那样的美好想象顷刻间就被无情的雨水打碎。我撑开伞来，不自觉地给身旁留出了一片空位。

至于第三次相见，则又在一年之后了。同分别的地方一样，我再次在H市大学的站台内看见了她的身影和那蓬松的头发，只不过我从走出站台变为走入站台，而她背对着我在等待下一辆列车。

我拍了拍她的肩，她颤抖着转过身来，同时又退出了两步，在看到我的那一刻才松了口气，随即又紧张起来，不安地看着我。

“先生，又过去一年了，能在这里遇见你，真的很好。但是，请像我上次说的那样，坐在一边而不要再与我有所接触了。”

但我像是忽略了她的话，握住了她的手腕，把她带到一张空长椅边，和我一同坐下。列车少女没有反抗，她另一只空出来的手半抬了起来却又放下，眼神飘忽不定着：有时看着我，有时望向别处；有时透露着迷茫，有时绽放着光彩。直到最后，她轻轻抽回被我拉住的手，发出一声叹息：

“行吧……但仅限于在站台的时候。”列车少女说，“上了列车之后，我们就又成为陌路人了。”

这一年里，你过得怎么样？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列车少女把双手放在了腿上，“与过往的日子差别不大。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隐约感觉到，坐列车的人比以前更少了。”

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但对于与列车日夜相伴的她来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容易察觉的。

“古老的列车的速度，已经渐渐落后于人们的生活了。人们喜爱在空中驰骋的感觉，心情随仪表盘上的数字一同高涨，却又厌烦起在地底下运行的列车，直跺脚嫌它缓慢，可这样的事在以前又未曾发生。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列车以外的交通工具了——它有这么慢吗？”

列车不慢，是人们的生活变快了。他们只顾全神贯注地走自己的路，而不肯对道路两旁的光景瞥上一眼。

一辆列车抵达站台，少女慌忙起身向车门奔去。我仍坐在长椅上，没有跟上她的脚步，只是目送着列车关门后驶向远方。

我还是在H市大学做一名教师。在与列车少女交谈过后，我愈发感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加速，而我却无法赶上他们。无论我的同事和学生怎么议论，我仍旧用纸笔写字、在黑板上讲课、坐列车来回穿梭于城市各处。他们笑我不懂变通，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而每当此时列车少女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随车身的晃动而轻轻摇摆着。我会想象她站在车厢中央低着头，想象她在我身后目送我离去，想象她慌忙跑进正在关闭的车门。列车少女给我留下的，便是诸如此类的印象。

某天偶然看到的新闻和列车少女的描述一致：坐列车的人开始减少了。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晚上，我怀着希望走到了梦境湖泊边，踏着灰色的地砖走入流光溢彩的列车站，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

但直到站台停运的时间，我都没有等到我想见的人。

在梦境湖泊站默默等候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半。只要我有机会，我就会坐在站台里期待着与她的下一次邂逅。虽然长久以来没有结果，但和列车少女说的一样，观察乘客们的来来往往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令我心灰意冷的是，无论我问多少位路人，他们是否见过那样一个奇怪的少女，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甚至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还有人对我恶语相向。我不禁开始担忧起列车少女的状况，害怕她已然消失，而这样的担忧逐渐变为了一种绝望。

列车少女出现了。

她还是没有变化，从五年前的初见到现在，无论是哪里都没有改变。她的头发依旧蓬乱，她依旧是那幅少女模样。

我双腿发颤着站起身。她也看到了我，向我走来。

“先生，又见到你了。”列车少女的声音也未曾改变，“我听说，在梦境湖泊的站台处，常有一个怪异的男人坐在那里，原来是你。”

我果然变成了，被人们与时代抛弃的人吗？

“你有感到任何的不安吗？”

我告诉她，并非如此。这三年半的时间内，我逐渐习惯了被看作异类的眼神。然而，我只是保持自己的速度而已，就被人们当作了异类吗？

“至少，我们还是同一类人。”列车少女安慰道，“就算是异类，被时代抛弃什么的，我也会与你站在一起。这会让你感到好受一点吗？”

我本就不后悔。还有，你是在可怜我吗？

我们相视而笑。

那一晚我们坐在列车站的长椅上聊了许久。小到尘土，大到宇宙，我们畅聊着这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直到最后，少女与我在车门处分别，她的身影再度消失于我眼前。就算此后再也无法相见，对我而言也已经足够了。

但，要是故事在这里落幕就好了。

从那一晚起我不再刻意去梦境湖泊站等待。和列车少女的重逢已经了结了我的心愿，她的背影也已不再常常浮现于我眼前。生活纵然缓慢而平常，但我已在这样的平常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但每当我登上列车，孤单一人坐下时，也能察觉到车厢内的空旷与冷清。在光与暗交错的瞬间，车厢中央处，仿佛就会出现那个女孩，她握着高过头顶的把手，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摇摆着。

又过了两年，列车的终点站还是不可避免地显现了。身为个体的悲哀，就在于永无可能凭一己之力反抗生活，反抗时代。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在恍惚中便走向了梦境湖泊站，远远地就看见了她的背影。

列车少女侧过脸来，看见了我，微微张开了嘴却没有发声。我走到了她的身边，和她一起看着墙上所贴的与新闻内容相同的公示。

H市的列车系统由于过于老旧，已不适合今日的时代。预计五年之后，这座城市的列车将永久停运。

“你也……很不甘心吧？”列车少女喃喃地说着，“列车跟不上世界运行的速度啊。被淘汰什么的，本身就是万物都无法避免的事。然而，就算我知道如此，我的心情还是止不住的悲伤啊。”

你接下来想做什么吗？

“之后的一个月，能不能和我待在一起？”

我推掉了这一个月所有课程，与列车少女一同上路了。所有那些嫌弃我无法跟随时代的人，对我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关心，就像是即使我消失了他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对他们而言，我已经全然脱轨；而我仍自认为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

白天时，我们两人在列车里旅行，往返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抵达目的地离开站台，与她共度此处的一草一木，又走入另一座站台继续旅行；夜晚时，我们在最后一个站台处住下，找一个温暖而又隐蔽的角落入眠。夜深人静，微风吹拂，那少女在我身边睡着，而我则望向满天的星光。我几乎是一下子适应了列车少女的流浪生活。

在一个月里，我们走遍了列车地图上的每一座站台，在每一段隧道中感受了光与暗的交错，惬意自在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旅途的终点，我们回到了梦境湖泊站，彼此间仍牵着手。

到了五年之后，H市的列车系统完全关闭了，你该怎么办？

“我想，大概会离开这个城市吧。”列车少女说，“这里不再会有我的容身之所了。所以，我们做个约定，好吗？”

在最后一天，一起作最后一次旅行吧。

今天也就是那最后一天了。这五年来，列车停运的通知一条条地发出，但我始终尽可能地通过列车前往目的地，即便要绕远路也在所不惜。我曾不切实际地幻想通知总会停止，留下几辆列车与几条轨道，但今天已是最后一天。

明天，从H市大学驶向梦境湖泊的列车，也是H市的最后一辆列车，就要停运了。梦境的尾声，轨道的终点，就这样显现在我的眼前。

无论是谁都没有忘记那个约定。

我走进站台，看到了站在远处的列车少女。她和十二年前一样，还是那个头发蓬乱的十几岁的少女。但我却老了十二岁。

我们踏入刚好停靠在站台边上的列车。

车内空无一人，我们握住高过头顶的把手站在中央。

车门关上了。列车启动了。列车在发出嘶嘶的响声。

“谢谢你，先生，这十二年来，真是幸运。”列车少女开口道，“最后与你一同踏上列车，我很开心。”

能够见到你，我也很是幸运。

列车全速前进着，向着梦境湖泊站作出最后的冲刺。

“其实，我不知道该在这种时候说些什么……”列车少女说，“或许，我只是想要与你一同沉浸于这最后的当下了。”

我心中所想的，竟与你一模一样啊。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笑声充满了车厢，充满了H市交错在一起的所有轨道。我看到，列车少女的眼角边流着泪水。

“我说过，你是为数不多向我搭过话的人吧？”列车少女笑着说道，“其实，没有什么‘为数不多’。只有你愿意同我说话。”

那么，我对此还真是感到荣幸呢。

列车拐过弯。列车震动了一下。我和列车少女的对话仍然持续着，没有哪一秒停下过。虽然各自都没有想好要说些什么，但我们二人之间有无数的话可说。

可是，列车终将在终点站停下。当列车最后一次靠边时，似乎一切都摇晃了一下。我们穿过光与暗的交界线，踏着灰色的地砖，从梦境湖泊站走了出来。身后的灯光永远地熄灭了，映出漫天的星空。

“虽然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先生，我先走了。”

“嗯。”

列车少女抬头望向星空，伸出双手，将星星抱在怀里。

“真的很谢谢你，先生，真的是太感谢了。”

她大哭着喊道。

列车少女的身形在我眼前渐行透明，她的身边弥漫着星星的光芒。

随着最后一次眨眼，她消失了。

我不知道列车少女去了哪里，或许如她自己说的一样去了某个其他的城市，也有可能成为了星空的一部分。

时代还在发展，终有一天所有的列车都会离开我们。

我希望，在她去的那个地方，会有一辆列车，永无终点站。

原作 2022.6.9——2022.6.12

重制版 2024.7.2——2024.7.3

后记：

这里阐释一下“列车少女”的意义：在列车上没有自己的位置，扶着栏杆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摇摆着。

大概是说：……在生活中迷失了自我与方向，失去价值的，随波逐流的少女吧。

——日记 6 2021. 12. 20

列车少女消失了吗？其实世上还有无数其他的列车少女正迷茫着。

不可否认，时代在变好，列车少女的消失是必要的淘汰，但列车消失并不意味着列车少女不复存在。

在人人都获得幸福的时代，列车少女失去了她的一切。

——日记 7 2022. 6. 14

虽说是半年前的点子，但却是这几天来即兴创作的。故事的大部分都没有规划，十二年的长度与六次见面也只是凭感觉写的。

列车少女到底代表什么呢？可能是文章里的那个女孩，也可能是社会中那些被视为异类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形象。

十二年来……不只这十二年，向列车少女搭过话的人只有男主角，我将这个凄惨的事实结尾处一笔带过，只是想说明她的泪水中有着一多少是对男主角的感激之情。

我没有牵涉过多列车少女的生活细节，甚至一点未提她的往事，是想表达她一整个悲惨的形象。

男主角也体验了成为异类的感觉。我认为他是一个平衡者，身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身为教师却对社会底层的列车少女有着关怀。

我其实也不大懂自己写了什么。以上是我的马后炮。

——2022. 6. 14

P. S. 初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列车少女》而非《暗杀公主》吗……也蛮好的。

重制版后记：

《列车少女》的原作写于 2022. 6. 9——2022. 6. 12，在两年后得到了重制。时至今日，在「故事之后的故事」的系列作品中，《列车少女》仍是最特殊的一篇。它的篇幅甚短，它的故事最为梦幻，近乎于散文而非小说了。我很高兴这篇故事没有写成那类意识流而神经质的文章。

《列车少女》这篇故事的立意在原作中并不清晰，只是大概能往“弱势群体”这一方向解读，但会遇上许多问题。在现在的重制版中，可谓是明确了“被时代抛弃的我们”这样的



主题。“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包含于其中的。而将这部作品往更深处解读的话，实则是《兰亭集序》中所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关于具体的解读，可见 2024.7.3 的日记。

不过，在主题之外，我更想提及的是这篇散文化的小说那些梦幻的地方。就像是列车少女怀抱星空消失的结局，在本次重制当中几乎是一字未改，因为我对其甚是喜欢。在《时间之巅 7.0》的故事中，我们将这样的场景称作「神的造物」，意旨在于说明此时此刻的神圣性。

本次重制修改了许多细节。原先最为诟病的“从梦境湖泊驶向交错点的列车”也已修正，H 市的地图真是乱成一团了（恼）。值得注意的是，我特别删去了列车少女原本“都市传说”的部分，并且在重制版的故事中没有除主角以外的任何人同列车少女有过互动。这固然是列车少女遭人冷落的现象，但我心中也隐约思考着，列车少女是否只是孤独的主角一厢情愿而幻想出来的人呢？没有定论，仅此而已。并且列车少女本身也能喻指这一类“被时代抛弃”的群体，要将她具象化为个体的话，本身也是不大好的。

但愿这世界上的所有“列车少女”们还能坚守自己的幸福。

2024.7.5

附：2024.7.3 的日记摘录

《列车少女》本质上是那种“怀古”的作品，也就是吵吵嚷嚷着过去逝去的东西真好，我不要现代的新事物。这好像不是“怀古”一词的本义，但我就是这个意思。《列车少女》中“过去的东西”即是列车。尽管列车在今日仍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似乎说什么也与“古”搭不上边，但在技术爆炸的当下时代，任何事物都在高速发展，列车的速度也终将变慢下来。世界在高速的更替中运转，「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在当下或许会成为一种现实。